



陳伯璋

對國民教育輔導團的期許

国民教育補習指導グループに対する期待

Expectations on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s

陳伯璋（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任）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沒有語言其族群經驗的傳承即失去憑藉，族群的主體、文化與歷史亦隨之解體與滅亡。

國民教育正式納入本土語言 肯認多族群社會文化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原住民族語及閩南、客家等本土語言正式納入國民教育中語文學習領域之一環，象徵政府對台灣這一多族群社會文化的肯認、尊重與促進其公平發展之責任。為強化原住民族語教育之推動，近幾年教育部又更進一步在中央層級設立本土語中央輔導團、並協助各縣市教育局處設立本土語指導教師及本土語國民教育輔導團，經過這幾年的努力，也有些不錯的進展與突破。

然而，原住民族語教育之復興，相對於閩南、客家兩種語言來說，是更為複雜與不容易。這除了原住民的族群數多、族語系統差異大、人數少、族群分散之先天因素外，還包括過去的政府政策失焦以及與強勢主流文化的競爭下，所導致原住民文化存滅與相對弱勢的社會生存處境等問題。因此，原住民族語教育的推動就不能被簡化或單純化只是族群文化的肯認與傳承，以一種奇珍收藏的博物館心態面對之；相反的，應該從更寬廣的歷史、文化與社會脈絡去理解原住民族語教育推動背後潛藏的語言、主體與權力等錯綜關係，進而思考如何讓原住民族語教育不只發揮做為族群內部的文化載體與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原住民族語及閩南、客家等本土語言正式納入國民教育中語文學習領域之一環，象徵政府對台灣這一多族群社會文化的肯認、尊重與促進其公平發展之責任。

認同的連結、傳承功能，還能透過轉譯及外推讓原住民的文化智慧與所謂的「主流文化」連結、與現在及未來的世界連結，從而讓原住民文化的美與智慧變成生活在這塊土地所有人民可共享、共學的文化，成為集體文化的一部分。

超越「語言工具」框架 將族語教育視為文化工作

有了這樣的理解，國民教育輔導團在原住民族語教育的推動上，除了仍需持續努力透過各種方式協助提升族語教師的教學專業與族語推廣之外，國民教育輔導團的族語教育推動，還需超越「語言工具」的學習框架，並將它視為「文化學習」與「文化工作」，讓原住民文

化學習與各學習領域產生關聯，例如社會學習領域、自然與科技學習領域、數學學習領域、綜合學習領域等都可融入相關的文化學習素材或議題。

輔導團跨領域協作 轉譯與外推原住民文化

要達此目的，教師專業能力的培養、相關課程的設計、教材的開發與教學的創新就成了關鍵，這部分也是未來本土語言國民教育輔導團可以努力的地方。而具體的實踐策略之建議，國民教育輔導團考慮與其他學習領域輔導團透過夥伴協作方式共同設計與發展，相互支援。這項策略的附加效益

是：通過這樣的協作與實踐，原住民的文化學習與教育，就不僅僅只是原住民學生在學習而已，其他非原住民學生也可通過相關的課程設計與教材，認識與學習到原住民文化，而這就是我前面所提的原住民文化的轉譯與外推工作。

總之，誠如巴西解放教育學者弗雷勒（Freire, P）所期許「教師做為文化工作者」，原住民族語推動就是典型的文化工作，本土語的國民教育輔導團教師更應以此自居。◆

